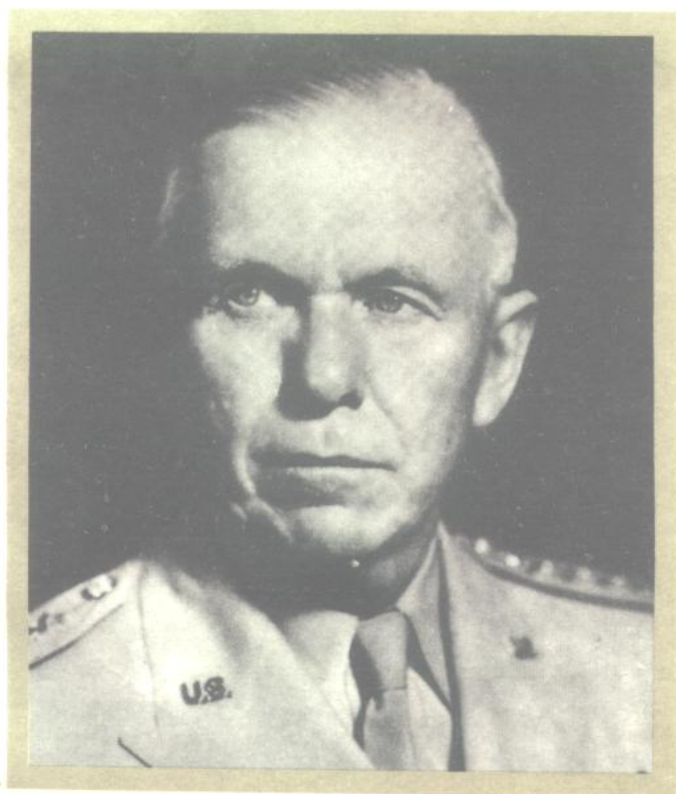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丛书

马歇尔传

(1943 — 1945)

〔美〕福雷斯特·C·波格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名人丛书

马歇尔传

(1943—1945)

[美] 福雷斯特·C·波格 著

魏翠萍 高玉 潘长发 孟凡俊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Forrest C.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1943—1945

Published by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U.S.A.

根据美国瓦伊金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薛可夫

吴力超

范建民

封面设计: 孙 敏

马歇尔传(1943—1945)

〔美〕福雷斯特·C·波格 著

魏翠萍 高 玉

潘长发 孟凡俊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中国新华书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 22.75 插页: 2 字数: 585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012-0485-3/K·102 定价: 11.30元

出版说明

美国作家福雷斯特·C·波格所著《马歇尔传》共四卷，其中第四卷和第二卷已由我社出版。这是第三卷。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魏翠萍、陈绂、刘铭昌（第1—11章）；高玉（第12—16章）；孟凡俊、柯春桥、何小东、林立、乔蕙芳、王毅（第17—21章）和潘长发（第22—28章）。吴妙发同志校订了第12—16章。

目 录

第 一 章	作出决定的时刻	1
第 二 章	辩论开始	21
第 三 章	在指挥岗位上	41
第 四 章	马歇尔和他的工作人员	61
第 五 章	马歇尔和男女战斗员	91
第 六 章	指挥工作面面观	135
第 七 章	狂飙和颤抖	166
第 八 章	太平洋并不太平	192
第 九 章	突尼斯的较量	217
第 十 章	三叉戟会议	236
第 十 一 章	阿尔及尔之行	263
第 十 二 章	法国重返战斗	283
第 十 三 章	目标在望	297
第 十 四 章	谣传盛行的季节	324
第 十 五 章	马歇尔的困境	344
第 十 六 章	克己锻炼	366
第 十 七 章	意大利还是“铁砧行动”	401
第 十 八 章	“本年度新闻人物”	428
第 十 九 章	“霸王行动”终于开始了	454
第 二 十 章	戴高乐和卢布尔雅那隘口	480
第 二 十 一 章	挺进德国	513

第二十二章	进逼东京	534
第二十三章	军人从政	556
第二十四章	胜利姗姗来迟	575
第二十五章	人员危机	598
第二十六章	子虚乌有	620
第二十七章	轴心国摇摇欲坠	661
第二十八章	欧战结束	691

第 一 章

作出决定的时刻

1941年12月末，英美的政治和军事首脑在华盛顿策划孤注一掷的办法，准备对付太平洋方面的混乱局面和轴心国在欧洲、非洲以及中东的推进以来，灾难的一年已随着北非登陆取得成功带来的一线希望而宣告结束。这一年的灾难对美国人是一场考验，对英国人则更是一个锻炼。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重点已经转向在所有战区进行反攻。

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形象也有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这时马歇尔作为陆军参谋长已任满第三年，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国内外军事舞台上的超群人物。不靠咆哮恫吓，也不靠奋力争取，而是凭借协调大家的意见，他很快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参谋部的各种会议上成为核心人物。有几个因素有利于马歇尔。除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以外（他在该年年终以前去世了），他是联合参谋部中唯一一个自欧洲战争开始之日起始终在位的人。虽然英国人参战较久，但马歇尔却比所有其他军事领导人在为自己的部队或美国的盟军出谋划策方面，在同国会议员、总统以及公众打交道方面都更富有经验。他身兼美国陆军和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参谋长，比所有其他英国或美国的参谋长指挥着更多的军队。

但是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品质加强了马歇尔的优势地位：自

信、内在力量、意志和个性。对于他的对手，他辩论时的坚定不移常常有似顽固不化，甚至粗野无礼。对于那些喜欢他身上那股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人，如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和陆军中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是动荡年月里的中流砥柱。在即将来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马歇尔将不得不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这方面才能。

曾在1941年12月的晦暗时刻在华盛顿相逢的各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有许多人在卡萨布兰卡重聚一堂。但是这时加入他们一起的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名字在两次会议中间的12个月里在盟军圈子中已初步为人们所熟悉。

丘吉尔虽然自1940年5月受命担任首相以来一如往常那样固执，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受命运之宠爱。他决心战胜德国人，击败意大利，重建英国在地中海的控制权，开辟通往印度的海上航道，报北非之仇，并为英国保持至少是它战前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他与美国同样有决心反对日本，但他不像美国人那样深信为了使苏联继续作战，加速进攻德国极为重要。由于俄国人看来能够顶住德国人，他试图避免英国冒重大伤亡的危险。这位首相意识到自己国家的人力在减少，宁可用尽其他削弱德国实力的办法然后再开始横渡英吉利海峡直接进攻。

由于丘吉尔确信自己的观点一贯正确，因此他既是一位不易相处的上级又是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他把英国陆军参谋长、陆军元帅约翰·迪卡爵士折磨得筋疲力尽；又常常弄得后者的继任，但强硬得多的陆军上将艾伦·布鲁克爵士怒气冲冲。根据他和他的僚属“不是拿着薪金一团和气”的理论，这位首相在外人面前叱责高级下属。他的战时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爵士在回忆一次令人难堪的会议场合时说：“他当着美国大使约翰·怀南特的面痛骂我，似乎我是个扒手。”丘吉尔的长处是允许自己向之大发雷霆的人对他顶撞。但是，他用愠怒不语、眼泪纵横以及和颜悦色地否认自己的行为等使人难以容忍的方法占有不公平

的优势。一名反对他的意见的联合参谋部成员得到的典型斥责是：“我就永远得不到有决心战斗的指挥官吗？如果我们战败，你是不在乎的。你要的只是领你的薪金，吃你的口粮。”他的英国同僚们由于他的突如其来的主意，由于他往往在国际会议上打乱同美国人经过仔细谈判达成的协议而受到折磨。丘吉尔手下的军事首脑常怀疑他的战略是否稳妥，悲叹他对后勤工作问题以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武器和战术进步的了解很不全面，但是他们从不忘记他在危难之时的坚强领导，他的巨大勇气和他的敏锐的直觉能力。有效地利用英国人的习惯，在内部分歧解决了以后对外异口同声使丘吉尔在盟国的各项会议中是较为放任自流的美国人的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在他的第三届任期的第三年开始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仍然意气风发，尽管有大萧条年代带来的重担以及日本人在珍珠港和太平洋各地进行的打击。长期以来，他靠着自己的人格的力量，审时度势，在美国创立了新的政治联合的局面，他为此感到自豪；而在国际事务方面却没有轻易挑起重任。一旦承担起来，他很欣赏自己同丘吉尔的关系，欣赏自己在世界冲突中左右局势的机会，最后，还欣赏自己在反对轴心国的战争中日益增长的领导作用。

在介入战争的第一年，总统听从丘吉尔的领导。但是随着卡萨布兰卡会议逐渐接近，他愈来愈采取比较独立的方针。他从不争强好胜，可是却对从国内政治转向环球舞台极感兴趣。到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时候，他的眼光超越了战争，而打算在建立持久和平方面起领导的作用。不幸的是，他未曾订立一个总体方案来实现这一点。

1941年8月，大不列颠首相远渡大西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港口与他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并征求他的意见，激起了总统的想象力。而卡萨布兰卡的会议——带着几分危险飞渡大西洋，并有机会在离开国土数千英里的地方坐下来决定全球战略——愈发使

他激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一度是他首长的伍德罗·威尔逊曾经风尘仆仆来到欧洲协助筹划和平大计（对于一位美国总统这是新事物）。罗斯福之行是一次更大的冒险。他所作的历史性比喻——“我宁愿悠着点，不愿在蒂尔西特承受风波”——说得很明白，他对于自己在这出国际戏剧中扮演的角色是颇为欣赏的。

虽然罗斯福此时不如1942年夏季丘吉尔访问美国时那样容易受这位首相的影响，但是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幕时，对于他的美国顾问们来说，他还是有点令人琢磨不透。罗斯福不像丘吉尔重视其军事顾问那样重视自己的参谋长们。对于在英方拒绝于1943年发起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时候同意他们在地中海方面进行攻击，他似乎还是拿不定主意；虽然如此，他没有提出联合的方案。他设想北非的胜利近在咫尺，因此要求加紧攻击。此外他深为关注的是法国各对立派别的要求和他自己提出的要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方案是否为同盟国接受的问题。

马歇尔将军比一年以前更加有把握与总统相处了。但是关于罗斯福对陆军的支持，这位参谋长仍然心存疑虑。而且他经常必须同罗斯福的缺乏行政章法，同他的不把私下的高层次的讨论情况随时告诉参谋长们，以及同他的往往听信其他部门官员的建议而忽视陆军部的意见的情形进行斗争。马歇尔知道，总统一旦作出选择就会果断行事，他很懂得国会那一套做法，并且正愈来愈倚仗参谋长提出关键性的方案以应付国内外的问题。使马歇尔和他的同僚们感到灰心丧气的是罗斯福的拖拉作风而不是他的吹胡子瞪眼。

会议日益临近，英美双方的参谋长们面前都有一大堆工作。当承受的压力增加时，马歇尔的英方对等人物陆军上将艾伦·布鲁克爵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躁易怒，他此时必须肩担双重任务，既要阻止美国人在他做好准备以前发动横渡海峡的攻击，又要劝丘吉尔不要提议在挪威、东地中海或别的什么地方进行冒险

行动，以免使美国人担惊受怕或是妨碍他自己的计划。布鲁克十分健谈，讲起话来像连珠炮。在讨论时他急不可耐地往前冲。他性子暴躁，鲁莽唐突，常常冒犯同僚和盟国。波特尔有一次说，布鲁克“时不时地同美国人顶撞起来。他脾气不好，但心地不坏，虽然他很会发脾气。”

美国人很幸运，英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虽然在辩论时坚强有力不亚于布鲁克，却都比较容易接近。海军大臣达德利·庞德随着在10月致他于死命的脑瘤日益恶化而越来越不活跃。他常常打盹儿或似睡非睡，只是在涉及到他心爱的海军的时候才惊醒。

英国空军上将波特尔（就任空军参谋长以前在1940年的艰难岁月中是轰炸机指挥部的司令官）在1941年12月的第一次会议上赢得美国人的赞誉，逐渐地获得了他们的信任。马歇尔认为波特尔是英国的参谋长中最有头脑的人，遇到棘手的题目他极愿同他打交道，而不是同英方其他参谋长打交道。

陆军中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是人人喜欢的人，他把在参谋人员会议和其他会议上减少摩擦和保持管理机器顺利运转当作自己的专业。他是丘吉尔的私人参谋长并任国防大臣。伊斯梅的艰巨任务是把首相的意见传达给英方各位参谋长，并且让首相充分知晓他们的意见。伊斯梅能够承担这项辛苦的差事，他的了不起的幽默天赋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丘吉尔起草了一项无礼的函件，伊斯梅就会说没有必要去激怒收件人，于是丘吉尔就会带着嘲弄的口气喊叫：“绥靖分子！”对于伊斯梅的答话“那么，至少让我核实一下情况”，首相会说“核实情况吧，但是函件的要旨不要改”。伊斯梅就删去侮辱性词句，把修改过的文件拿到参谋长会议上。当丘吉尔听到对文稿的批评时，他会对参谋长们喊叫：“你们怎么让那个人写那样的文件？”

虽然对丘吉尔忠心耿耿，但伊斯梅常常模仿他的首长逗同僚们发笑。有个朋友回忆说，这位将军时不时地“表演一番温斯顿

如何要求做不到的事”。讲述者重述了伊斯梅的对话：“温斯顿说‘给桌上的每个人一块饼干！’桌上有三个人可是只有两块饼干，于是我说‘但是只有两块饼干。’他回答说，‘我说给每个人一块饼干。’于是我问道，‘是不是我给头两个人每人一块，第三个人一块没有？’而他回答说，‘不，不是，给他们每个人一块饼干。’我于是问道，‘是不是我把饼干弄碎了每人给一点儿？’他就怒气冲冲地吼道，‘不，我明明告诉你，给每个人一块饼干。’他习惯于在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各项计划的时候坚持它们，以上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在美国人方面，海军参谋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常常使英国人发火，就像布鲁克常使美国人发火那样。他是一个执拗的、献身于自己事业的水手，以自己莽撞无情的名声自豪，据说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日子不好过啦，他们就找到这些免崽子。”他通常在欧洲问题上支持马歇尔，但是他从不忽视太平洋方面的海军事业。他的勾心斗角的本领（马歇尔对此一清二楚）往往使他的对手们为之震惊。在各种会议上观察过他的英国海军少将拉姆说：“人们都说金的眼睛盯着太平洋。那是他的东方政策。偶尔他勇挑重担。那是他的西方政策。”波特尔勋爵谈到他说：

“金常发火，但在长时间里合作得好极了。他通常提前提供他答应提供的东西。可是，除非你把他拴住，他觉得带着他的船只溜到太平洋去才是正道。为用词的含义发生过几次争吵。一次，当金说美国公众舆论不会接受某些事物时，布鲁克说，‘那么你们就该教育他们’，意思是说该对他们进行宣传。金说，‘多谢你，要记住美国人同英国人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

陆军航空兵司令官亨利·阿诺德中将虽被马歇尔给予愈来愈多的自由来掌握空军作战行动，却在很大程度上不愿远离这位参谋长。这位空军战士的英方对等人物波特尔后来提到他说：

“阿诺德将军不善于战略辩论；除非谈到空军，否则他从不发言。他不容易吸引小组中的人对他感兴趣。他是一个大好人；从

来没遇到什么麻烦。”这位美国人有效地却是不动声色地为自己的空军进行战斗，常常靠着使他赢得“乐和”绰号的一团和气而四通八达。

海军上将威廉·莱希此时是联合参谋部一名成员，1941年12月华盛顿会议时他还不曾担任这个职务。他在欧洲战事开始之前以海军参谋长身份退役，尔后在法国战败后担任罗斯福总统驻法国维希政府的大使。1942年7月中旬在马歇尔推荐下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参谋长。他们两个人常常合作草拟由总统签发的文件，在陆军和海军的争论中莱希常是支持这位陆军参谋长。

北非会议日益临近，马歇尔将军在考虑最能使美国的努力得到贯彻始终的道路。由于在获得足够的人力来提供食物和武器以及在获得胜利所需要的作战士兵方面问题重重，这位参谋长认为必须把力量集中在最明显地符合美国利益的行动上。而选择最直接地指向德国和日本的战略也是极其重要的。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先是按现金交易后来根据租借法案，把美国工业产品的大部分提供给英国人，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战略计划和需要来使用。出于对保卫联合王国和大西洋海上航道的安全的关心，美国人简单地设想英国人会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装备和物资。他们接受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对处于绝境的大英帝国有好处就对美国也有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华盛顿方面调整其工业产量以满足英国的需要，同时还要供应美国海陆军的需要。当德国人入侵苏联的时候，美国根据类似的观点向俄国人提供了援助。

由于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推入战争，关于美英目标一致的陈腐看法不得不重新加以考虑。显然，首要的是保卫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益——这种利益并不一定同大不列颠的利益完全一致。

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美国本可以有理由把自己的军事人力完全用在太平洋，并把大部分的资源转向那个方向，等美国军队同日本人打完了再把自己产品的1/4给予英国人和俄国人

以促进欧洲的战斗。确实，这是西南太平洋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和他在美国国内的许多支持者所坚决赞成的方针。随着战争延续下去，加强在太平洋方面承担义务已经不可避免。

然而，由于美国的三军参谋长同意罗斯福总统的意见，认为最好先击败德国，然后再把所有的力量转向日本，于是美国继续给予欧洲战事以最优先考虑。实施这种政策势必直接损害美国在太平洋的部队，并且可能以日本对富于自然资源的地区取得至高无上的控制权为代价。不对敌人进行有效的挑战，英国、法国或荷兰过去的殖民地就可能被并入日本统治下的“共荣圈”。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担心已久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就英国来说，恢复战前的地位是极端重要的。因此它考虑的重点是：首先是本土诸岛的安全；其次是保护经过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的生命线和缩短的通往印度的海上航路；第三是结束德国统治欧洲的战斗——一切都要在对短缺的资源和日益减少的人力尽可能最大节约的条件下进行。英国人特别欢迎有机会改善他们在地中海的处境。这是合理的途径，美国完全可以接受，只要丘吉尔信守他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建议，让美国提供工具而由英国完成任务；只要美国部队不在地球另一角落受到严重打击。

美国参战后形势起了变化。由于英国人那些年中一直在独立战斗，此时它感到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对兵力和装备的需求。如果美国人接受英国的战略，向英国人认为对同盟国事业最为重要的作战行动拨出更多的人力和物资，英国人将会大大松一口气。于是他们主张继北非作战之后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地中海方面进行攻击，与此同时在联合王国集结起一支尽可能大的兵力准备未来的横渡英吉利海峡战役。这种政策只为太平洋方面的攻势作战行动留下有限的人力和物力。

美方参谋长们的看法并不一定同总统的看法一致。在他们眼里，美国的理想道路是采取会使欧洲战事尽可能快地结束的方针，以便使太平洋方面的部队（其人员构成主要是美国人）遭受

最小的损失。很明显，必须防止日本人站稳脚跟。丘吉尔一再保证在欧洲战事结束以后英国会在太平洋方面进行全力支持，对此人们虽不怀疑，然而显然可见，英国在日益衰弱。因此，美方参谋长们要求应在美国的军队和物资能发挥最大作用的欧洲作战，不要使美国再承担只是间接有助于击败德国的作战行动。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方参谋长们将设法弄清楚，1942年在北非的攻击对英国人来说究竟是一时的牵制行动还是就以这种方式干下去？

由于这些原因，由马歇尔率领的美方参谋部要求打一个可以订出确切日期有着具体要求的大战役。他们甘愿冒可能在开始时有较大伤亡的风险，以避免被拖在那里——那意味着进一步拖延时日和美国人在同美国的政策没有直接关系的作战行动中损失生命。

美国可以用来在欧洲进行军事行动的最近的集结点是联合王国。在支援对德国占领区的登陆行动时，空军能够得到的最好出发地点是联合王国。除了伊比利亚半岛，敌方需要从俄国前线经最大距离展开其兵力的地点又是面对英吉利海峡的地区。最不可能使美国卷入中东、东地中海或卷入巴尔干半岛各国（这些地区都是连英方参谋长布鲁克将军也深怕首相心血来潮出主意的地方）的尴尬局面的作战行动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方案。总之，美国在欧洲的最明确、麻烦最少、最有决定意义的努力是从英格兰的南部和西部横渡英吉利海峡猛冲过去。在华盛顿制订的美国的计划就是这样说的。

伴随着这一种分析是另一种分析，它仔细叙述英美战略探讨中的分歧要点。它是来自陆军和空军的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两位长期设计工作者斯坦利·恩比克中将和米尔·费尔柴尔德少将制订的。

恩比克的女婿艾伯特·魏德迈准将是强烈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者之一；恩比克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对英国的帝国政

策有反对的看法。1942年春，恩比克曾强烈抗议美国介入中东或北非主要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提交马歇尔的报告反映了恩比克长期存在的疑虑，担心丘吉尔（对其军事才能他是持怀疑态度的）会把美国拖进与美国自身利益无关的事务中去。

回顾英国人在一个多世纪里从来不背离在欧洲国家间保持力量均衡的做法，恩比克和费尔柴尔德指出，他们仍在提出这个目标。彻底打败德国，留下苏联在欧洲大陆处于支配地位，与英国的历史性立场不相符合。“而推迟击败德国直至军事上的消耗和老百姓的挨饿使苏联支配欧洲的潜力大大削弱则符合那种政策。”他们推想道，看来很可能“英国提案的幕后目的主要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政治性质的。因此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要妥协而应坚持接受我方从纯军事观点得出的军事概念”。

这种观点对作战部战略和政策小组组长魏德迈的强烈影响从他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向马歇尔提出的建议以及在数月以后他要求对盟军在占领西西里岛以后的正确战略进行研究时发表的议论可以看出来。在一篇可能是远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前写就的文件里，魏德迈声称：“英国人提出的我最难于反驳的论据之一是事实上目前地中海方面的军事行动使我们在那个地区有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权并使我们获得了某种推动力，两者都应充分加以利用。关于这种思路，我的感觉是，**英国人的思想不是从军事上着眼于未来，而是从政治上着眼，从而使战略受到强烈影响。**”他认为明智的军事思想家赞成“劈头盖脑”的打法而反对“打下腹”的打法。他还说：“他们还认识到，继续进行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的作战行动，即使不会使我们失去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也会延迟它的到来。由于许多理由美国不能追随英国的战略……。”

魏德迈将军衡量了美英双方的观点，认为英方观点有毛病。“军事上有闯劲的”美国人，面对艰难的任务，要“迅速而有成效地去完成”它们。英国人则在拖延时间以便俄国和德国都筋疲

力尽。他接着说：“英国人津津有味地在欧洲大陆内部的力量均衡中扮演自己的历史性的仲裁者角色。可是同这个主意联在一起的则是俄德之间可能亲善起来。（希特勒1933年攫取政权时德国有400万共产党员。）许多报告说俄国经济方面已极度紧张，按目前的作战步伐再过一年，局势可能变得对我们的敌人有利。”

这些看法在马歇尔和其他参谋长的心中留下一定的痕迹，它们反映了美国人思想的一部分，后来被攻击为缺乏政治现实感。问题或许是在于美国人说法中强调“军事性”这点叫人误解了。美国人清楚丘吉尔通过他的政策可能使英国获得的好处，美国的参谋长们宁愿根据军事利益来处理问题。

促使美国在军事上反对英国的政策不是由于愿意支持苏联扩张而是由于一种信念认为苏联问题应由英国和西欧各国而不是由美国来处理。其所以未能看到削弱的俄国可能比削弱的德国更为可取是由于：首先，不能相信一个被纳粹军队在近几个月来几乎击败的国家会很快威胁到西方。其次假想俄国扩张会像过去那样继续指向巴尔干半岛诸国和达达尼尔海峡。最后，失算地方更多在于未能预见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军事力量实际陷于垮台的状况，而不在于低估俄国的迅速恢复的能力。丘吉尔突然拒绝主持英帝国的清理工作冲淡了不列颠靠自己的力量不再能在欧洲保持均势的情况。

马歇尔将军的想法也受那种忧虑影响，担心美国没有力量满足日益增长的对食物和武器的需求，以及满足武装部队的人力需要。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幕前几周，这位参谋长刚刚就1943年和1944年拨给陆军和陆军空军人员和装备问题与总统以及白宫文职顾问作斗争。他特别关心的是，新闻界不断地强调加强海军和空军，与地面部队相对立，会给总统以深刻的印象。看来很可能，在三军、工业和农业争抢自己那一份美国人力时候，陆军的更大要求会受到轻视。

对工农业的需求作出反应，战时人力委员会主任印地安纳州